

《佇立於星空下》

又來到這一天了，一般人可能會很期待一年中的這個日子，美其名曰是生日，但福原非常清楚，自己不可能對這樣的日子抱有期待，因為他連這是否屬於他，都無法下定論。

這天，是他被團長撿回來的日子。

夜無雲，時已幾近深夜，海灘上的人數屈指可數，星空卻非常壯闊，福原挑了一處無人的岸線並將目前持有的寶可夢放出，準備實現先前答應他們的事。

當然不只有阿瑪進化的時候的事，他打算將那時候的事一併講出來，無論寶可夢們是否能理解，他總得先開始練習說，否則一輩子都無法前進。

福原坐到沙灘上，離海浪拍上來的線不遠，卻也不會被沖刷到，讓夥伴們都聚集過來自己的身邊，多卡體型較大而趴伏在福原背後做靠背、豪狩也坐到多卡的龜甲上、琥珀則在一旁安分地收著翅膀，磊祖坐到福原盤起的大腿上，而伊古拉及阿瑪各自坐在福原左右兩方身旁，待坐定後福原準備娓娓道來。

「最初呢，我是在月影馬戲團裡成長的，並且在那裡孵化出第一隻寶可夢，但是因為那隻卡蒂狗是異色的關係，我在團裡開始過得不愉快，也因此常常在山上鍛鍊遠離他人，然後遇到了阿瑪。」

「奇魯？」年紀尚輕的奇魯莉安不能理解，為什麼異色會招來不快，擺著好奇地眼神回看訓練家，福原曾經說過他的顏色與其他同族不太一樣，但這並沒有好壞之分。

福原將手掌放在磊祖的頭上微微擺動，沈下眼來，眼色如同被雲霧遮掩的月「這個啊，叫做忌妒喔。」只因人類看不慣與眾不同之物，即使美得出眾一樣會被糟蹋，亦或是受人景仰而追求；福原非常不贊同這樣的事，也因此他都盡量平等地看待他人與寶可夢。

「於是某一天，我被趕出來了。正確來說，是撫養我的人不希望我繼續待在那裡。」福原將月影的另一面，以及殘和團長曾經教導他的事，簡單陳述給夥伴們聽。

「我……在那之後只能獨立自強，但是也在尋找如何回去馬戲團的方法……」

—

自從被趕出來約莫一周左右，小一在當時馬戲團紮營的地方附近不斷徘徊，等待著以前的熟人會突然出現並帶他回去，但男孩心裡也知道，回去已是不可能的妄想，且當時殘所給他帶上的旅費已經接近見底，便尋思是否該離開這個地方率先謀生。

此刻他手上拿著的，是殘預先給他寫下的信紙，信上除了簡單交代了月影的事之外，信尾還寫了殘給他的一些囑咐：

1. 不要復仇
2. 不要嘗試回馬戲團
3. 尋找你自己的太陽

他其實看得不是很明白，但還是記下了這些，收起信紙後，決定先回到當時殘的風速狗帶著他所到的小木屋，那裡應該還會有一點物資。

就在少年帶著卡蒂狗與穿山鼠順著上周過來的方向走時，身後傳來了數頭犬吠，原先還有些距離，但迅速拉近的吼聲令他感到奇怪，便回過頭來觀望，只見一青年從林子深處衝出來，捂住手臂的跑姿帶著踉蹌，後方隱約出現數隻黑色身影正往同一方向來。

「菲力，拜託去幫忙他！」男孩察覺那人正被黑犬追趕，且受了傷，下意識地對卡蒂狗做了幫助青年的指令，菲力點頭會意後，上前去對著後方的寶可夢使出猛撞，使青年有喘息的空間。

小一趕緊往前去接下因受傷疲勞而倒地的青年，他注意到那人的左手有深咬的撕裂傷，趕緊詢問道：「沒事吧？」

「.....謝...謝謝。」青年喘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只能從口中勉強吐露感謝之意。一方，正和黑犬們纏鬥得不可開交的菲力開始處於下風，對手的數量佔了優勢。

「阿瑪，拜託你支援菲力了！」明知穿山鼠生性膽小的訓練家，此時也發出急迫的請求，但自從阿瑪跟著少年訓練家以來，他的膽量已經相對提升許多，穿山鼠應和少年的請求，也出擊來者不善的敵人。

「我先幫你包紮手臂，忍耐一下喔。」少年拿出背包內的換洗衣物，幫對方做了簡易包紮。接著起身指揮兩隻夥伴的進攻「阿瑪，用沙塵暴！菲力用咬碎！」

地面系的絕招明顯對敵方有效果，小一這才辨識出來對手是三頭黑魯加，猛犬因穿山鼠的招式吃了驚，向後退縮幾步後，三隻很有默契地一起回頭似是聽見了什麼聲音般，接著不顧剛才追趕的青年而跑走。

正當男孩想釐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時，方才有功的穿山鼠身子一亮，在他的眼前蛻變進化，第一次見證寶可夢夥伴的進化，他興高采烈地抱向剛進化的大傢伙歡呼：「太好了！阿瑪進化了！」

而阿瑪也還未反應過來自己進化了，只覺得訓練家怎麼好像變小的樣子好奇地戳戳。

此時的卡蒂狗湊近青年身邊，對著青年不斷嗅聞，隨後搖搖尾巴並叫了兩聲，向是要告訴訓練家什麼訊息般，但青年馬上往卡蒂狗的方向瞪視，令其受到驚嚇不敢出聲，而少年並沒有察覺到。

高興之餘，還是得關心方才手部受傷的青年，小一走回來蹲下仔細觀察對方的傷勢，並向青年說：「我是一.....福原一，你的傷勢很嚴重的樣子，怎麼會被黑魯加攻擊呢？得趕快去醫院治療才行。」

「.....我叫涅梅斯。醫院就不用去了，謝謝你的相救。」語畢，青年作勢要起身離開，可剛剛受挫的右手引來劇烈的疼痛，令涅梅斯又吃痛地蹲了下來。

男孩可無法對受傷的青年坐視不管，但對方拒絕去醫院的態度令他感到奇怪，是有什麼隱憂讓他不想讓他人注意到嗎？剛才追趕他的黑魯加也一下子就離開了，顯得很反常，雖然心中有很多疑問想說，他還是壓下心中的疑惑，先專注在眼前的人上。

「這樣啊，還是……遠一點的地方有間小木屋，我的東西放在那裏，你要不要去那邊休息呢？」

青年瞄了少年一眼，沉默了片刻才回應：「好吧，麻煩你帶路了。」

—

涅梅斯不算是愛笑的人，這是福原對他的第一印象。

在小木屋中靠著殘留下的物資度過了幾天之後，青年的傷勢逐漸好轉，期間他們無話不談，福原一向涅梅斯說明自己的出生，及被趕出來的事情後，涅梅斯變得相對健談許多，他也向男孩坦白自己是被組織的人手追趕，才會來到這裡，而他的夥伴麒麟奇也因黑魯加的攻勢而受了重傷，所幸木屋內有寶可夢的治療品，才讓麒麟奇順利康復。

涅梅斯向少年說明組織所做的惡行，包括寶可夢獵捕、販賣以及對生物不利的實驗，光是從語氣中可以聽出青年對組織有多麼憤恨，也令男孩粗淺地理解到，自己若是繼續待在馬戲團，遲早也會變成犯罪者的一份子。

青年拍拍他的頭，說還好你現在離開了，讓男孩百感交集。

一周後，涅梅斯對少年提出了正式邀請，希望小一能與他聯手追查組織的行動，並阻止其暴行，最終目標是瓦解整個組織。這是一樁難事，但他相信少年有這個實力，且希冀少年能幫助他。

小一對這邀請思考了良久，一方面他也想透過追查組織，再次見到殘和團長，另一方面是以這樣子的方式見到面的話，尋找的人無疑是站在自己的對立面，且照青年的說法來看組織的規模遍及全關都，勢力之大令人難以想像。

少年最終還是接受了涅梅斯的邀請，至少得先為想尋找的人跨出一步，之後如何再說。況且青年除了組織以外的話題，也教導他不少事物，小一認為這個青年有可以跟隨之處，且還想從他身上學習更多。

—

晃眼已經過了約莫一年，少年與青年的搭檔在阻擋組織一事無往不利，他們仰賴麒麟奇幫忙搜索組織的行動，走遍關都與成都各地破壞了不少分部，期間也遇上可靠的寶可夢夥伴，經歷各種相遇與離別，他們之間的信賴關係無比堅定，少年認為作為搭檔的涅梅斯，永遠會是他的搭檔，甚至開始對他的搭檔，產生了一點奇妙的情愫。

這種感覺少年也說不上來，只覺得每當要做什麼事時，常常會想著涅梅斯的身影，思索他的反應，希望對方鼓勵他、討好他，但他沒有將這種心情跟搭檔分享過，他不太知道該如何表達，也認為對方不會給予正面回應。

一日，他們終於從分部的資料中掌握到總部的位置，並於隔周潛入總部大樓，擊破各層幹部後，順利到達頂樓與首領對峙，福原一從來沒想過會這麼簡單，只要打倒他、問出殘與團長身在何方，一切就會結束、可以帶著殘、媽媽及涅梅斯找地方定居，快樂地一起生活。

「就是你吧，從月影底下逃走的小子？還有你，背叛者。」身著黑色西裝、頂著俐落平頭的首領似乎一點也不意外他們的到來，此時仍坐在專屬自己的皮椅上，一派輕鬆地盤問兩人。

少年只有點頭做回應，他訝異於對手的態度如此從容，一路上他們破壞過的計劃與設施早已不計其數，現在都自己送上門來了，他以為首領一定巴不得早點了結他們。

而平時情緒較為平穩的涅梅斯，卻顯得面目猙獰，宛如眼前的對手是殺害自己親友的仇人般，福原已經不只一次見過這樣的面貌了，只要是與組織有關的行動或事件，涅梅斯的行動、言語都會變得粗暴至極，只見青年扯了一下嘴皮，不善地回道：「是啊，要來殺了你的。」

無視於青年的張牙舞爪，男子將視線移到了少年身上，隨侍在側的穿山王、風速狗注意到此舉，紛紛上前擋在視線中間，而男子並未對寶可夢的行動做出反應，只悠悠地對著少年道：「你小子資質不錯，聽說你是殘跟滿所教出來的。」

福原心裡雖訝異，表情卻故作鎮定的點頭，他不理解首領說這話的意思，只默默地等待他的下一句話，然身旁的涅梅斯卻大吼出「不要聽他的！」讓少年有些不知所措。

男子再度無視喊叫，逕自開口接話：「要不要到我底下來做事？如果你願意的話，可以讓你跟殘和滿相聚，怎麼樣。」

什麼？

男子的語氣力道鮮明，每一字少年都聽在耳裡，但他需要時間去處理剛才的話語，以及一切的利弊關係。

真的嗎？真的可以就這樣見到殘爺和媽媽？

少年在話語間游移，他忘了現在還在對峙，腦袋裡盡是以前與殘和團長的生活片段，他想念他們，巴不得馬上就能見到，擊破與對抗在一瞬間都變得遙遠……說實在的，怎麼樣都好。

青年看到福原陷入了掙扎，趕緊搖晃他的肩膀，大力出聲提醒：「不要被他騙了……！那是謊言！」

只見男子勾起嘴角笑笑，眼神裡卻沒有笑意，「你怎麼知道這不是真的？說不定我說的是實話，我真的能——」

「閉嘴……！你說的全是謊言，快點去死吧！」涅梅斯徹底被男子激怒，手上還抓著少年肩膀的力道驟然變大，使福原因吃痛而回過神來，少年趕緊抓住對方的另一隻手要他不要再搖。

同時青年的精神已經接近歇斯底里，雖停止了搖晃的動作，但仍惡狠狠地瞪視著前方的男子，福原在對話之中察覺到一絲詭譎，涅梅斯平時再怎麼憤怒，也不會全盤否定對手的言語，也不會輕易希望敵人生命消逝，眼前的男子真的有做什麼令如此讓他憤慨的事，是他還不知道的嗎？

思考至此，少年抬頭望向涅梅斯，試探性地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……他在說謊？」

青年的動作戛然而止，彷彿腦袋一片刷白般，緩緩地將頭轉向少年，他知道這一次躲不掉，但還真不是時候。

他半蹲下來抱住少年，在耳邊說道：

「我在那個男人面前……把他們殺了。那傢伙命令我這麼做的。」

涅梅斯的聲音不大不小，一一清晰地落入福原的耳內，而少年此刻，也完全地呆愣住了，身旁不遠的風速狗與穿山王則是露出了驚愕的眼神。

風速狗這才知曉，當時在青年身上所聞道的熟悉味道是從何而來。

而男人則是流露狡詐的笑容，彷彿一切都如同他的設計一般，從寶貝球中放出了鑽角犀獸，而兩人的身後也竄出許多的組織隊員。

碰隆隆——！

巨大的爆炸聲響從大樓內竄出，伴隨著濃煙瀰漫著整個頂樓，從外頭根本不能知曉發生何事，從遠方看，那大廈的頂部似是炸得連天花板都沒了。

路過的民眾早已因大樓其他樓層的打鬥與爆炸而報了警，此刻警方正圍著建築研擬如何進去，而頂樓的爆破，使他們又叫了直升機的增援。

煙霧稍微散去後，青年才看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少年將他持有的寶可夢幾乎都放了出來，尼多后的地震擺平了一干組織成員、風速狗及噴火龍的大字爆炎炸穿了整個樓層、毒刺水母也將鑽角犀獸打倒在地、穿山王的銳爪正頂在昏厥的首領咽喉前，稍有動作都有可能被刺穿。

此時的他身子仍護著少年，但少年的手中的一顆豪華球正抵著他腹部，他很清楚那顆球內的寶可夢是誰：

大針蜂。

涅梅斯緩慢地將身子遠離少年，雙手半舉地向後方退一步，只見少年眼神陰鬱無光，右手的球依舊直對著青年。

「你……果然跟我想的一樣打敗他了，現在你只要將那傢伙殺掉，你想怎麼殺我都沒關係……。」

青年音帶著興奮的顫抖，他的目的達到了，打一開始就想利用少年打敗男子，之後怎麼樣都可以，那對少年最好的賠罪方式，便是讓少年完成他的復仇。

真的嗎？

青年的眼神底下，瀰漫著一絲自己未知的恐懼。

「.....」少年仍一語不發，冷冽的眼神彷彿要看穿眼前的人，死寂的氣息散發在整個平面，沒有人敢說話、沒有人敢動作。

所有寶可夢們都在等待他的指示，包含此時踏在昏厥的首領身上，離動手只有一步之遙的阿瑪。

良久，少年放下了舉直的右手，命令穿山王不再用爪子頂住男子的喉嚨，所有寶可夢都鬆了一口氣。

而涅梅斯，則是對他的舉動非常不解，「為.....什麼？」他想吼叫，卻只能從顫抖的口中吐露出隻字片語。

「殘爺，他希望我不要復仇。」少年的眼裡寫滿落寞，卻做出了常人難以下的抉擇。

青年腦袋仍非常混亂，離殺掉那傢伙只剩一步，既然少年選擇不殺，那他自己來便是。他從地面隨意撿了尖銳的碎石，奔向仍倒地昏厥的男人，卻在奔向男人的途中，被穿山王的招式給擊中腹部倒地。

涅梅斯昏厥前看見的最後一幕，是少年的道歉與直升機炫閃的夜照燈。

「抱歉，我也不想再讓你殺人了。」

—

那次事件後，警方成功破獲了大型犯罪集團的總巢穴，事件的最大功臣因未成年而受到保護，並未登上任何報章媒體，首領和涅梅斯接受審判入獄，而福原，則變回孤身一人。

他在這一年與涅梅斯幾乎踏遍了關都與關東地區，於是決定前往別的地區旅行，忘卻這裡所發生的事。

福原在那之後只見過一次青年，從對方自白得知了那人對自己的利用，自己只不過是棋子。

判處的刑期比他想像的要長，但他得相信這是正確的決定，他必須相信，否則在每個單獨旅行的日子裡，少年只能望著月亮暗自哭泣。

可他終究是如此了。

他也在離開關都地區時，將他的同行寶可夢或留存在飼育屋中、或放生，如同封印自身的記憶一般。

直到到達迦勒爾地區後，才又重新與他們會面，並且接受友人提議，進行留學。

—

「……於是現在，我來到這座島上，跟你們相遇了。」青年的聲音沉穩的說著，期間他的夥伴們全都靜靜地聽著，未表示任何意見。

「這座島很不可思議呢，所有的回憶都湧現上來，還遇到了你們這麼棒的夥伴。」而且還遇上了各式各樣的人們：很懶的室友、打工生存的少年、感情很好的兄妹、高大的醫生、友善的冰淇淋訓練家、寶可夢禮儀師、好戰的少年、漂亮的模特兒、與南瓜怪人呈對比的訓練家、有機械臂的少年、很詩意的藍髮女孩、喜好飛行系的女孩……。

真是到了島上才知道自己現在其實已經很好了，那個獨身一人的少年，其實一直都沒發現，身旁就算沒有人，還有寶可夢們在幫助他、扶持他前進。

福原將坐在大腿上的奇魯莉安抱到一旁，站起身往海水走去，穿山王義無反顧跟在他的身側，毫不猶豫地一起踏入海水中。

「我一出身是如此窩囊，在犯罪集團長大，還差點殺了人，往後的目標也不明不白……不過我想先以瓦解這座島上的掠奪者為優先吧，以後也不知道會有什麼麻煩來找上我……。」

福原話說完後回頭看向寶可夢夥伴們，只見他們也踏入了海水之中，跟上福原與阿瑪的腳步，用堅定的眼神望著訓練家與其搭檔。

「謝謝。」

啊，有流星。

—

正當福原轉身準備回到岸上之時，身旁突然掠過一團黑色物體，並墜入一旁的海中，他原以為是多卡還是誰的惡作劇時，寶可夢們也露出了疑惑與驚訝的神情，於是便向剛才墜落物體的方向走去。

微弱的光芒在淺海中閃爍，他順著光芒的位置將其打撈起來，還有點重。

只見手上的黑色圓球物逐漸出現了似是眼睛及嘴巴的部分，並自福原的掌心飄浮起來，開心地晃動身子。

「異色的……小隕星？」福原只曾在書上看過七色的小隕星照片，黑色的星星還是第一次看到。

小隕星知道眼前的人是在叫他，興奮地轉了好幾圈，並漂浮到福原的寶可夢們中間，又原地轉了一圈。

「莫非你剛才一直在聽我說話嗎？」福原想確認小隕星是從何時就在這裡的，畢竟剛才似乎沒有外殼留存在他身上的模樣，流星寶可夢在失去外殼後，若沒有將其收進球內，便會消散於大氣之中，成為空氣中的塵埃或宇宙寶可夢的食糧。

小隕星點了一下身子，並飄往福原的腰間碰撞了一下寶可夢球，像是在示意福原收服他。

「你……我知道了，以後也多多指教了，梅特洛。」

青年早已了然，他拿起了球，將那也踏入清海中的異色之星給收入球內。

—完—